

天資比較聰敏的孩子往往很小的時候就會想一些根本的問題，譬如說“我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我是我，而不是他呢？”這一些問題到孩子與他的同伴在球場上為了球鞋鞋帶的美醜而打架的年齡就會完全停止發問。取而代之的是“為什麼他有，我沒有？”這類後現代公平主義問題。可是，我還是緬懷童年時的天真，我常常覺得腦筋在沒有任何理論枷鎖的捆綁下是最富創造性的，所以連 Star Wars 的 Yoda 也曾說“Extraordinary the mind of a child truly is!”。如果你跟你的小弟弟一起看“Matrix”，趁他為 Keannu Reeves 好像 Superman 一樣飛而投以崇拜的眼神的時候說：“他飛得很酷哦，很可惜人是不會飛的！”他可能會還你一個鄙視的眼神，嘴帶不屑地用小孩子的語調反駁你，“為什麼人不能飛？我就見過鳥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還有剛才 Neo 不就是飛了嗎？不要騙我！”你空有你打從十三歲開始閉關苦讀的物理學論、枉有美國貴族大學的量子物理博士名頭，滿以為三言兩語就可以打發這個黃毛小子，狠狠地懲戒他那目無尊長的無知、班門弄斧的大膽，可是在這要緊關頭你竟語塞了。你本想用牛頓的力學和愛因施坦的能量學來說明成功飛行所需要的浮力，可是你又無從說起，你為難起來了。弟弟看見你的遲疑、你的

窩囊相，誤以為你蠢臉上的表情是無能的反映，他這時候更瞧不起你，拍拍小屁股望也不望你就昂首出去玩他新買得 PSP 了。你呆在原地，哭笑不得，默默地接受這個奇恥大辱。“不！不可能是這樣的！”此刻你心裡充滿熾熱的憤怒，你下意識地緊握拳頭，對天立下毒誓，誓要把你一肚子的怨氣好好發泄！你怒沖沖地奔入你那常常都好像剛經歷完二次世界大戰的髒亂的書房，重重地坐下，從桌上撥走你暫時不需要的文具、武俠小說，就在唯一的白紙上畫起來了。計劃很簡單，你要用最淺易的方法解析給 IQ 只得 50 的弟弟聽，要他知道 who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is. 你潛意識覺得用圖畫來解析最快捷有效，可是畫來畫去就連牛頓頭上那個蘋果也畫得像太陽跟月亮的混合體。其實你以往在小學、中學時美術習作最好那一次也是拿 C+，這次行動失敗絕對是有跡可尋。可是你不是一個這麼容易放棄的人，你繼而進行 Plan Beta—上網去找資料去。你在 Google 打 “Flying man?”，五秒鐘後在熒光幕上清楚地寫著：“沒有回應！”你的眼睛其實在大學苦讀的時候已開始退化了，所以也搞不清這四個字之後有沒有“這是什麼 x 問題? \$%#@%!!”這一句，敢情是有的。抱著“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個偉大信念、擁著從美國學會來的“Yo, I must do my best y'all, yeah we rule!”的一流學習態度，你為你的尊嚴再在 Google 試多一次。

你打 “my brother thinks I’m a dumbass, help? Flying man exists?” 三秒不到，熒光幕只閃了閃，沒有動靜。你這個時候心中浮起一個奇怪的念頭，你對自己說如果這次可以成功拾回尊嚴，你會立刻信主。就在你閉上眼睛胡亂思索的時候，一連串的“必必”聲把你從虛幻帶到現實去，你雙眼微開，心裡面其實還放不下十秒前你認為是你和神的第一次談話、一次千金難買的人神結合的機會。熒光幕上紅色的大大的一行寫的是：You got virus! 你終於放棄了，理由是“道可道，道不可道！”既然可以說出的道理根本就不是道理，那還搞什麼？就在道家與西方基督教在你腦海裡作史上最激烈的有形和與無形的斗法時，你的寶貝弟弟出現了。你哼一聲，想起孔子的教訓“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刻，你的臉上泛起了異樣的光華——一種中國儒家父教子、哥訓弟時的兇相與西方教育“Yo, who’s the daddy now?” 的洋洋自得表情的有機結合體——你為了不讓鼻涕虫誤入歧途，你再用你狠狠（其實是恨恨）的眼光去點化他，望他迷途知返。一直嬉皮笑臉的弟弟此時好像覺悟了，低著頭用他小小的手環抱著你，使你頓覺得擁有無妄大師點化眾生的神能。可是，背後猛然一痛，你已被小拳頭暗算。你驚詫的拉開他，想從他的臉上找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的詮釋。你找到了。弟弟勝利

的表情已道出一切，還有那小指頭在幹什麼？為什麼豎起了？他那裡學的？他又忙著玩他的 PSP 了，而你轉身避開世人的目光，清淚已不自控地緩緩流下。你是為了人性的醜惡而哭、是為了人生的無奈而悲，此刻你無法不發出酷似珍妃被慈禧太后賜死跳井那一刻的哀怨聲。唉！

(完)